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三

巳未仲冬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閱視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遵

旨出關謹據真確見聞再陳末議以祈

聖裁事職于本月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卽當馳驅

東去緣薊鎮真保等處閱視文移難于關外

轉發應在關料理而差往西虜通官夷丁員

役或宜此中調取及隨行材官家丁人等向

以出關之議未定行李不備今以關外苦寒

應爲體恤辦給不能數日就緒于次月初一日方能出關職四牡載道見畿輔騷動所在驛遞紛紛告勞懷詩人載藉之慮至關後與永平道袁應泰自關門至一片石匹馬周視歷覽形勢見城垣單薄兵衛更少又懷綢繆徹土之思謹以切要事宜列欵上請幸

皇上留神軍國省覽施行

一議防守看得山海關爲鎖鑰重地況今東方告急烽火時聞防盜者防之門戶間則易爲

力由山海而永平薊州以至通灣此門戶之
漸深入者也職見山海關住城已多圯壞邊
墻未爲高墉總加修築正此其時而往在都
中時按臣王象恒見語惟以錢糧不易湊手
爲慮今據道臣袁應泰詳議先修傾圯關城
先築缺口先增敵臺先接羅城約費八萬三
千八百有奇昨見撫臣劉曰梧疏捐節省銀
七千餘兩爲修築之費此外尚七萬餘兩在
該部宜立時題覆以權爲目前修葺至于總

行修理費更十萬雖曰措處頗難然今日何時此爲何地今日費十萬金而不爲他日卽欲以百萬金錢圖保障之功而不可得也并宜多方設處以圖全効職在都中時止知山海關爲東來要路耳今來此中親至一片石地方見其外當東西夷虜之衝內通石門建門諸路止城牆一帶亦多圯壞思之大可寒心合于舊城之外山阜相連處增置敵臺三座其城墻圯壞不堪者亟會該道估計并加

聖裁
修築宿重爲衛庶幾緩急有賴伏乞

聖裁

一議添兵夫地雖設險非兵不守陰平劔閣不能止鄧艾之入前事可鑒也職前疏請自山海至通州得勝兵三萬足屏翰神京通州之兵在土著者可查可招可練職前疏已詳言之聽兵部議覆具題外其薊鎮東協等處原議招兵五千永平道臣表應泰標下新兵三千悉心訓練已漸整肅可觀山海關內外止

聖裁 聖裁
兵一千其二千名分派黃土嶺大毛山義院
口等十一處兵散而力薄萬一有警勢不能
支欲藉彼以援此恐鞭長之不及馬腹也今
再添兵五六千以千名增之關內外以千餘
增之一片石其餘視各路之緩急爲添兵之
多寡問之該道云招兵止議糧餉而無安家
之費亦易辦也今義院界嶺日報夷情集熊
羆之師可無犬羊之慮伏乞

聖裁

一議海運夫從陸運糧率二鍾而致一石其艱
難萬狀昨者登萊海運事半功倍遼左幸無
脫巾之呼但潮海風濤隨時順逆放洋揚舲
而撐駕占候者非海上長年誠難必布帆之
無恙也自天津達山海路循海岸似差易爲
力臺臣王象恒董元儒言其便督餉侍郎李
長庚致書商畧意亦相符臣自望海樓直睇
至芝蔴灣一衣帶耳去關門不過二十里如
運船抵山海起陸出關至灣復舟運至旅順

風力之便不過一晝夜所不敢徑以運船越關出海者一則以傍巖有石開洋便險一則以船通海上關禁難稽起陸止二十里車馬人力轉運亦易聞督餉侍郎日且出關料理加造船合式更取江南水軍熟知風候者令其撐駕此足濟登萊運事之窮伏乞

聖裁

一請優恤畿輔臣奔走在途蒿目環顧見兵馬之絡繹運解之續紛異常擾動民不堪命矣

前通州衛官幾欲盡逃以密雲道臣諭安性
委曲安全甫能終事其餘郡邑驛遞皆蹙額
相告上人多方幹濟稍能救目前之困而東
事一日未寧則求一日之息肩未有期也職
謂旣用其力不得不念其生如添畝派等項
在畿輔三協一帶斷宜寬免昨見民程登指
牧地以重徵誣鄉紳以霸占不顧國家利害
不念小民休戚尚欲腹笕獨之髓以供其漁
獵之術也方今四海困窮徵求不應正緣此

輩言利召殃以生釁孽宜卽置之斧鑕其驛
遞中多應付不給似宜斟酌加以地方協濟
如再加之本地方以甦驛遞之苦是剝肉補
瘡之說也伏乞

聖裁

一請亟議糧餉職駐山海關數日見各援兵至
關者有河南毛兵有山東募兵其尚留關外
有湖廣土兵雖僅四千人而日糜糧餉已嗷
嗷矣况在遼左者已十餘萬而後此相繼出

關者尚未有定額也不預爲之計此輩能枵
腹荷戈否耶臣累疏言措處糧餉而計部未
聞定畫司官避怨所呈堂上請猶然考成舊
套耳嗟乎具疏伏

闕不能望九闔之開而顧後瞻前不能忘一身
之慮慮誠周矣如燃眉無救而轉瞬卽亾誰
任誤國之咎乎職虛心再訪爭云稅契一節
所得不貲計部前已議及然章程慢而莫應
也宜行各省直撫按計其遠近定以限期督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三
六
令徵解其事例一項前見工部主事華顏有
封典一欵此以廣

聖朝錫類之仁開天下榮親之念自文職貲郎以
至武階盡人子也木本水源爭思自盡願者
必多至于樂輸慕義豈曰無人勸典未彰後
來却步如南京太僕寺少卿吳炯損資鉅萬
不爲薄矣宜

勅令建坊表彰且官其子姪爲中書以旌慕義者
或接踵而至矣職前疏請令經畧督餉二臣

假以便宜自行搜括此宛結展轉之極思也
倘于事理無礙亦濟變之策伏乞

聖裁

○遼東管餉郎中單崇題爲歷陳遼餉緊急之狀
懇乞

皇上速發內帑以收拾殘局事竊照請發內帑一
節計臣言之又不聽臣揣

皇上之意或者曰遼餉尚未到十分緊急地位若
十分緊急則身官遼地何不言乃按臣言之

不聽撫臣言之又不聽臣揣

皇上之意或者曰遼餉猶未到十分緊急地位若十分緊急則親督遼餉者何不言臣向來非不言也近臣遠臣千言萬言言止矣無以復加矣豈諸臣不能得于

皇上臣輒欲以片言回天又豈臣明知不能得于皇上而僅欲以空言塞責蓋身所歷之光景目所擊之情形自不容默默已者臣二月到遼正當出口張皇數日不及記憶及三月內見兵

有自川西來者萬里跋涉瘠色如土短褐不完臣不覺爲之心感卽

皇上見之亦必心感四月內見兵有自關西來者未及造冊未及掛號輒擁門索餉口誅眦裂莫之敢撓臣不覺爲之心悸卽

皇上見之亦必心悸五月內幻言妖帖傳布街衢僉謂奴酋于端陽之日來遼陽坐殿一時將卒個個安排一死臣不覺爲之心痛卽

皇上見之亦必心痛六月內開原失守人心洶洶

善地碑畫 卷之三十三
復遣戍卒畏若湯火若非厚犒誰肯願出
命則月餉不得不議加卽

皇上見之亦必議加七月內鐵嶺攻陷兵力益單
河西額兵調守河東原領額餉不足供贍朝
夕則新餉不得不議找卽

皇上見之亦必議找八月內金白殘破瀋陽孤虛
軍丁逃竄若鳥驚魚亂經臣遂單騎北赴特
銀慰賞以安人心以鼓士氣此亦不得不議
賞者卽

皇上見之亦必議賞九月內聞奴酋筵宴諸夷欲
犯搶遼陽經臣親携牛酒在演武場逐名犒
賞臣追隨其間見其所饗牛酒帶有風塵而
各軍噉之如飴臣不覺潸然泪下卽
皇上見之亦必潸然泪下十月內聞奴酋以三千
精騎在清河堵口欲由撫順大路傾巢而來
經臣遂令將各卒四散設伏防守宵居露處
雪卧霜眠艱難困苦非人所堪經臣遂各賜

皇上以綿衣卽

皇上見之亦必賜以綿衣諸如此狀何等迫切所
需糧餉何等緊急况各省調募之兵目下雲
集以擐甲荷戈之徒處寒沙冷月之地灶烟
稍有斷續土崩必出非常凡此皆取辦于臣
皇上之堂官者堂官之搜括已窮加派已盡發之
太倉者源源而來出之臣手者滔滔而去在
天不肯湧金雨粟在臣不能唱籌量沙千想
萬想惟靠之
皇上而已矣千難萬難惟靠之內帑而已矣伏祈

皇上速發內帑數百萬急救遼東一塊土非直爲
遼東也爲天下也非直爲天下也爲

皇上也天下

皇上之天下

皇上不愛惜臣子其奈之何內帑

皇上之內帑

皇上不頒發臣子其奈之何臣子一個沒奈何便
無愧于臣子

皇上令人沒奈何實貽患于

皇上是

皇上之自爲審處也義利二字

皇上豈不分明利害二字

皇上何反顛倒臣在餉言餉自應作此苦口耳至
于一切出納造報之數悉聽當事查覈固不
敢以清白末節詡詡于君父之前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蔚題爲邊事日急朝政日
疎懇乞

聖明自爲社稷至計以曷安攘事竊惟

皇上英明聖智何事不留心何事不聰察乃邇因
朝講弗御人賢弗用政治弗修以致天怒人
怨釀成遼禍之慘奴酋以么麼小醜稱帝改
元屠我城堡戮我人民尅滅北關刳制西虜
河東已去半壁全遼岌岌垂危徵調遍于九
邊賦稅加于四海益中外騷動人神胥憤此
乾坤何等時乎尚可怠荒逸豫晝寢夜酣安
其危而利其災耶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此政其時矣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及斯益

將及時矣今徵調四出中外震驚帑藏空虛糧餉不繼熊廷弼雖忠義敢勇而無米難炊脫巾可慮賊酋雖暫爲孳息而狡詐百出除夕元旦之際倘出不意而來尤爲可慮萬一遼陽失守水陸並進北省薊鎮則薊門驚而陵京危東走登萊則東土驚而中原震

皇上卽有黃金千萬將安之乎况江南財藪連歲多遭水荒金陵重地兵食尚且不足則京師根本重地可不及時速爲綢繆計乎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二祖

八宗培養二百五十餘年深仁厚澤固可垂之萬
世奈何一朝屑越忍同嬉戲也人才者天畀
皇上以輔理成化者也

皇上誠不愛高爵厚祿以養賢才則賢才亦必不
愛頂踵髮膚以啣報効

皇上誠思熊廷弼未用之先遼左如何景象朝野
如何震驚廷弼既用之後雖地方殘破收拾

艱難人情物色若似有更生也者則柰何不
思用賢之効隨推隨下更舉朝盡用以培植
之耶輔臣者

皇上之腹心也燮理陰陽調和元鼎任何如其重
而枚卜已久稽遲不下致令悠悠忽忽誤國
誤邊是尚可遲遲不決以再誤乎九卿大臣
皇上之股肱也部院各有專司猶股肱難以廢缺
今冢宰故矣宗伯無人左宗伯且以失意病
去矣司馬封印日久刑工院寺闐然無人倉

署兩乏何不速賜點用以肅紀綱六科印多
塵封豈可終于白抄以褻國體中臺備員未
發豈可不盡允用以壅諸差徐光啟慷慨談
兵可不速令整練以張威武蔣定國謾言開
礦可不速爲懲治以警奸邪至調募多兵近
集畿甸稍有不戢易生事端所謂營務糧賞
作何處置永平餉司近言止存二千之餉遼
東開筭亦云止餘一月之糧况徵調者源源
而耒則轉輸者宜陳陳而集勢不能不徵調

則勢不能不轉輸戶兵二部宜何如其熟計
籌畫者可令呼庚而呼癸也然戶兵諸臣能
効于力之所及不能効于力之所不及搜括
派加權宜措置極設處之方塞洩漏之竇部
臣之力盡矣智能索而餉弗能繼偷天無門
點金無術將休兵乎將枵腹乎將任逆奴縱
橫而以遼陽與之乎與之遼陽而可以止其
不走薊鎮不渡登萊乎事無一可餉不能克
卽罷斥諸臣臣亦甘心而竟何益于國家也

則叩闈請祭明知逆耳而勢不得不請者

皇上聰明天縱揆事度理內祭之當發與否恐不
望期待職辭之畢矣至廷臣章奏關切時政苦心
極思之所出也邇年朝御稀聞籲天無術止

○薩憑此章奏一脉以聯君臣之交必朝上夕下
斯有濟于時艱今隔絕不通十不一報誤事
日多又何裨于國計乎是所望虛衷延覽勿
貳勿疑俯體臣工以急救危亾者伏願

皇上自爲社稷至計亟用人以修內治發帑以詰

兵戎度戰可勝守可圖恢復勦滅諒經臣必
能任之不然及今不晷日復一日政治日弛
人心日散兵餉不繼內變將興奴乘釁而復
乘勢將叵測天下事蓋有大不忍言者矣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薊門虜報孔棘微臣獨力
難勝懇乞

聖明特諭撫臣視事並勅兵部嚴催已推之鎮臣
速推未補之鎮臣以共濟時艱事職至愚極
陋謬叨薊遼之役嚴

旨屢促不敢不兼程赴任職入境以來耳目所聽
覩者滿頰逼處于薊之西信信不休虎慙擾
亂于薊之東蠢蠢欲動士馬之已調者缺額
未補民兵之新到者露處無棲重地之城廓
傾頽何以壯金湯之勢到處之糧餉缺乏不
免于庚癸之呼諸如驛遞之疲累援軍之驛
騷火藥軍器之轉運無一非督屬事也有經
具題而未覆者難止望梅之渴有已經具覆
而未行者猶苦無米之炊職受事纔旬日未

書通石書 卷之三十三 十五
悉肯繁敢上方畧唯有望廷議速定

綸音速霈奉行之唯謹已耳但任事需人無人則廢事可虞如就地方之緊要與人情之屬望者安得默默而處于此夫總督任大責重非一手一足之爲所恃以同心共濟爲

陛下修封疆者首則撫臣而鎮臣卽次之無事之時亦難偶缺况薊門何地而此時何時乎撫臣劉曰梧直節自持壯猷素著四年拮据百計焦勞凡一切夷情邊事俱是熟路輕車勿

論如職之謏劣不能望萬分之一卽職之才
具果可以步後塵也然識水必問長年畢竟
初試者不如久任者之明而諳于計也撫臣
乞歸之疏屢上且移駐薊州似不欲一日淹
者病苦固是真情封疆更屬大事北門告急
之日豈長往之時乎職以爲乞歸之撫臣所
所當特諭視事以重邊防者也薊鎮原止一
鎮臣近因逆酋犯順羣虜生心山海關外控
遼內衛薊關係兩鎮咽喉三輔門戶又添一

鎮臣以彈壓之總之爲虜患方殷耳今已推
之劉渠兩月有餘尚未聞到任消息山海關
自何奮武以汶劣論褫至今竟束高閣卽求
一鎮臣且屬烏有署事未嘗乏人代庖終是
傳舍卽其人竭知殫心人亦以五日之京兆
視之以匹馬不入之地當鎮臣並缺之秋儻
一旦犬羊不戢抱鼓忽驚職飛檄而調遣之
而責成之者只此鎮臣代署之官事權不重
精神不專何以馳號令于風霆聯將士于臂

指乎職以爲已推之鎮臣所當速行會推勿
得久缺者也方今中外舌敝穎禿爲

陛下借前箸者遼事耳職不言遼而言薊非緩視

遼也遼事雖決裂可憂遼臣已籌畫無遺勿

俟職之續貂爲也况薊門料理無虞綢繆有

備內可以固根本外可以壯聲援爲薊亦所

以爲遼也職拜疏之次日便當馳赴山海而

薊門之中西兩協相距頗遠虜情叵測陰雨

當籌不得不過望于撫鎮之兩臣伏乞

皇上垂念巖疆特諭劉曰梧速出力疾視事並
勅兵部速催劉渠赴任免其交代庶料理有人而
封疆攸賴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本爲遼餉計無復之臣
部勢難少待敬合詞六懇

聖明垂念封疆

宗社關繫匪輕速借帑金以解危迫事竊惟遼與
京師勢若輔車而遼之危危在封疆京師之
危危在

宗社此不待再計決者也棄遼卽以棄京師

皇上不有封疆不有

宗社又安能長有禁內之藏此亦不待再計決者

也請帑一事本都爲增兵增餉內外兼維于

萬萬不得已之時行萬萬不得已之計臣部

數爲補贖亦旣詞窮已而營臣餉臣臺省諸

臣代爲交章謂舍此莫救燃眉非爲臣部地

皆一片憂天血誠所自激發而臣等日幾望

皇上之鑒而轉圜不啻眼欲穿也乃需之愈亟持

言通石書 卷之三十三 十八
之愈堅屢呼而屢不應得無以遼陽付之一
經臣手幸奴酋旦夕不來便保亾恙兵可無
添餉亦何用是皇皇與夫奴酋豈遂不復來
哉虎伏鷲藏搏噬愈不可測外而城守待戰
內而簡練待征添兵須臾難緩則添餉亦須
臾難緩凡言奴酋無能爲無足慮巧蔽嘗權
如左右輩者皆誤

皇上不顧封疆

廟社者也又得無以新餉已加賦已留稅無得更

爲求多與夫臣部餉金不下三百六十萬矣
近且調遣出關者源源未絕召募入衛者攘
攘方來計日支給應費若干尚不可量值此
寒冬苦地居者卧雪裂膚行者衝風刺骨不
有挾纊之恩誰効超距之勇計人優卹應費
又若干亦不可量至海運陸運舟車脚價所
費不貲與夫厚爲懸賞購虎兔諸夷以難奴
酋未易數計此皆

皇上所穩知者約計共須七八百萬方濟目前之

急嚮使前項果足辦此臣部亦何樂瑣瑣觸
皇上之所厭迺派題留僅二百萬兩餘無論減奴
難期卽據現前以二百餘萬之數當七八百
萬之需抑何懸絕矧新增餉銀隨到隨用已
過半矣稅銀疊徵不到猶是止渴望梅萬一
軍不宿飽脫巾以呼曰主上厚積如山計臣
胡不請發以拯我而使我不至此腹心之變與
門庭之憂交構謂封疆何謂

宗社何則臣等之誤

皇上也說者謂黃白滿羸皆歛怨召亂之資卽無
事猶當出之以結民心况際此禍敗之日彼
瓊林大盈積豈不厚使漢唐兩君知聚知散
何至有甘露奉天之厄官山賦海所少非財
寧以財易天下毋以天下易財豈顧問哉

祖宗櫛風沐雨相傳二百五十年之天下

皇上幸勿自誤以誤封疆

宗社也興言及此可勝痛哭流涕此臣等忠愛難
忘復齊心以禱願徼

二祖

八宗之靈默牖

聖聰而不憚反覆前說者千懇萬懇爲

皇上今日計救急無如此着急爲之救無如此時
而已儻尚食之餘稍一賜覽立沛

德音如臣所請傾大內數百萬儲蓄以佐軍糈以
作敵愾匪直解臣部之危廼以自解其危從
此侵疆可復將寢廟鼓鍾實嘉賴之臣與十
三司官憂苦轉添顙望轉切不避忌諱同詞

叩閭無任延頸待命之至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萬鎰題爲夷氛叵測
廟算甚疎人情渙散可虞國勢瀕危立見微臣目
擊心駭謹罄愚衷伏乞

聖鑒以蚤速救禍亂事竊惟夷狄之患何代無之
要以中國有人制禦得策故時逆時順旋起
旋復卽毒或流于邊疆而禍不延于

宗社如我先朝土木之變庚戌之變勢岌岌矣然
也先俺荅皆志在擄掠原無深圖而當時防

御之策亦不遺餘力斯轉危爲安也奴酋包
藏禍心在數十年之外人人知有今日迺遼
東當事諸臣徒務養癰內潰不爲曲突徙薪
旣不能預銷其萌又不能撲滅其焰坐使奴
酋強橫一入而陷撫順再入而陷清河建號
改元肆無畏忌而楊鎬李如栢等朋比爲奸
偏懷妄動使四路之師棄于一擲而奴酋益
輕中國矣今破開原鐵嶺克北關謀吞高麗
聲犯遼陽以乘勝之狡虜攻垂危之孤城恐

遼不能支而廣寧以西山海動搖

陵京震恐天下事尚忍言哉當纍卵剝膚之日
正卧薪嘗膽之時在

廟堂上宜何如悚懼何如戒備者而

皇上若罔聞也方且晏安邃處晝寢夜酣使羣臣
汎汎悠悠交相駭咲以處于無可奈何之地
夫奴勢方張必上下協謀內外齊力而後克
濟自古未有主上厭棄幾務屏絕臣工而能
收功于闕外者今之謀國抑何疎甚也職聞

王者天下之所往必上有精孚神貫之意而後下有絲聯繩繫之情必上無綱解紐弛之形而後下無鳥驚獸駭之患今臨御罕聞久習空虛之象仁賢彫謝積爲廢壞之極紀綱世道茫無着矣卽天下安所寄命乎况災異叠見訛言煩興兵招而不來民離而欲去商賈捲貲而徙宦戚避影而遁倘胡騎長驅將誰與共守京城哉恐麥秀歌于箕子黍離咏于周人也可勝慨哉語曰安危不定無爲貴

聖奴酋雖強不當我一大郡縣若堂堂天朝
幅幘萬里財賦萬方制奴若縛雛耳如以任
之非人禦之無策一旦爲么麼小醜所困豈
惟一人之憂實諸臣之罪豈惟四夷之笑實
千載之羞臣言及此憂憤激衷恨不滅此朝
食謹隨諸臣後妄陳一得條爲各款以仰乞
聖明俯聽而採擇焉

一舉視朝之典

皇上初年勵精晷治時謹視朝故堂陛情孚魚水

邊疆威震雷霆如平唳平倭平播之役皆不
旋踵而奏功其人心有所惕也自

皇上靜攝三十年僅憑章奏一線而又多留中不
下此在平時已成鬱否况強酋壓境諸虜耽
耽譬厝火積薪而寢其上

皇上以爲安乎謂宜乘此一陽來復亟

御文華召見文武羣臣面商兵食大計共固戰守
機宜彼羣臣從幽鬱陰霾中忽覩穆清孰不
踴躍鼓舞剖心戮力者如言可採卽見施行

使中外知

皇上無棄遼以棄天下之心自當有愔然一新宇宙增光旌旗生色者而又行郊廟之禮齋祓躬禱告于天地

祖宗期爲邊疆雪耻爲將士復仇誠如是則威靈氣焰華夷震響神人協順爲滅奴第一事也一發內帑之財自奴難以來公私俱困甕罄壘耻今兵連而禍不解財殫而役不休始猶取于搜括那借加派今搜無可搜借無可借加

無可加而獨大內黃白充物積貯朽蠹此孰
非四方所供者而忍不以救四方之急也自
古鹿臺鉅橋無救商亾瓊林大盈祗以藉盜
今事急矣天不雨金地不湧錢惟有懇乞于
皇上而已伏願慨發帑金五百萬立解軍前則可
以濟萬姓之窮可以壯三軍之氣可以易奴
酋之首可以結憇虜之心使天下知

皇上之于財能聚亦能散聚之原以備急散之適
以得衆但使金甌無缺玉曆常凝則人土財

用終爲我有安富尊榮于萬斯年矣何必效
細民之吝嗇也

一保形勝之地孟珙有言護荆襄如護元氣遼
陽以形勝之地當夷夏之衝卽今之元氣也
國家定鼎燕京原與都秦都洛都汴者不同
彼皆據河山之要阻邊塞之長而今沿邊迫
虜視遼陽則肩背也夫鬪者未有爲人拊其
背扼其肩而能勝者若遼陽不守國何以存
顧守非持重不能非捷法不能非以戰爲守

以守爲戰不能以臣所聞經臣布置有法彼其因敵制勝臨變出奇當自有秘密無容測度而臣猶願借筋者田單之守卽墨也謂燕人曰吾惟恐劓吾之軍恐掘吾城外塚墓也燕人從之而齊人大憤今奴酋殘暴醜淫獨不可以激吾軍之怒乎王剪之攻荆也日閉營休沐士卒使士視營中投石超距而後用以覆荆今遼東殘破而勝氣未復獨不可以養吾軍之銳李愬之伐蔡也得降人李祐李

忠義許以官爵待以腹心而竟用以入蔡擒
吳元濟奴酋父子外所劫諸虜獨不可計而
致之利而誘之使相猜忌乎萬仞之顛疲羊
牧之萬金之堤螻蟻穿之奴善用奸細因奸
細以用間尤神于間也兵法千言萬語不外
乎多方以誤之今奴退伏或玩我勞我懈我
皆不可知吾惟不爲所悞則彼自敗矣天下
事莫大于遼禍莫急于遼必先固遼陽以恢
復全遼則奴酋縛而諸虜畏是在

皇上嚴勅經撫按鎮諸臣開誠布公齊心竭力勝則同受上賞敗則同膺顯罰職無敢置喙矣一聯屬國之援朝鮮素稱向化頃以萬衆殉劉縱曾無退志且屢以夷情輸我其忠義可嘉也但其國兵素弱儻奴酋乘我師之間而吞之則我益孤彼益張夫奴目中久已無遼而未敢直犯遼陽者畏朝鮮之擊其後耳若無朝鮮是無遼也謂宜亟請

璽書諭勞其君臣多齎金帛犒賞其將士使整兵

境上而又出銳師佐之斯樹藩籬以成犄角
計之上也至虎墩兔愁苟可爲我効力則我
何愛厚賞此在臺省諸臣言之鑿鑿卽撫臣
周永春請以身任皆勝算也何不及蚤行也
至金白二酋頃欲入開元以爲我屏蔽無人
敢擔以致殘破今欲得其旁裔亟宜爲之撫
慰使招部落以圖復仇皆急着也何不及蚤
行也大都御得其道夷狄咸爲我用而可以
孤奴之黨御失其道夷狄咸爲我梗而且以

助奴之虐微乎微乎力主而速行者大臣事也今大臣多缺帷幄無人將誰與決秘計乎一守門庭之險昔唐人潼關不守遂使安祿山直入長安金過宋太原關仰而咲曰險塞如此使我得過南朝可謂無人山海關古稱天險而今垣墻圯壞守備單虛猝有叩關之驚直履若平地耳按臣王象恒疏請修築城網繆牖戶良策但其期欲速而工欲堅該部何遲疑不覆失時悞事也更望

皇上慨然東顧添設精兵鎮此咽喉而天津昌平
新到之兵俱當移駐山海使督臣練之以成
率然之勢以壯金陽之險令外與廣寧相應
內與薊鎮相聯則門庭旣固堂奧晏然而內
地人心可無驚擾逃散之患矣

一重根本之計京師天下根本

九廟憑依萬靈呵護固萬萬無足慮者但居重御
輕立國原有深意處治防亂保邦自是常經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其來兵之上也京

籌邊碩畫 卷之三十三
城地方遼濶武備單弱人雜冗而難治餉虛
冒而難稽平居洶洶已自不保倘胡騎逼城
能不訃然潰乎伏願

皇上速簡文武勲戚遵

肅皇帝庚戌時例預以分派各統精銳監以科道
重以天言問誰爲畫地以固守問誰爲鼓衆
以先登問誰爲明法以詰奸問誰爲持籌以
覈餉此皆事之宜先定者也而又多補閣臣
運籌于中嚴責樞臣調度于外又預檄各處

督撫按鎮期枕戈勤王無若庚戌之變仇鸞
擁重兵而不前也又宿重兵于通州使謹護
糧餉無若宋人之愚棄牟駝岡而不守也他
如鍊火器繕兵甲鑿地道築城垣撤廓外之
民居防倉廩之風火嚴緝妖言左道痛懲把
棍奸徒凡此未然之防皆事之不必諱時之
不可緩者慮危危乃不至防患患乃不生狡
奴聞之又焉敢內窺以就擒哉

一嚴海道之防山東北拱

神京南接留都漕運海運關焉會城設有鋒兵
登萊設有水兵僅足固圉防倭之用尚多捉
衿露肘之虞自遼警震鄰前後發者計四千
餘人而東方之行伍空矣倘奴酋入犯將何
禦乎議者謂虜長騎射不便舟楫職竊以爲
不然自登州抵旅順原無大洋順風揚帆頃
刻立到聞奴酋用事多南人習水戰彼扼于
遼陽兵不得進安知不以烏龍江之船從登
萊入乎况東省連歲荒歉龍鬪地裂之異旣

見于前豕怪風變之災復乘于後考之傳紀
皆主爲兵若使奴酋得逞指天津則

神京震據運道則脉命危蹙躡內地魚肉生民
禍當有百倍于遼者頃撫臣王在晉按臣陳
王廷疏請增兵增餉皆忠蓋極思老成長慮
非爲東方計也爲天下計也此非

皇上所宜申飭者耶至若登萊道臣陶朗先英猷
偉畧壯志籌邊永平道臣袁應泰卓識奇謀
真心任事誠以東事寄之當有掃盪挽捨廓

清遼海者今議破格用人請自二臣始也

一慎兵將之選自遼師失利將皆褻足兵皆縮
皇土頸若以遼爲阱而相率不前者何也無勇敢
以倡之無紀律以閑之也兵者殺人之入戰
者殺人之事必素有矯健雄行之氣且有願
附功名之心斯可以勇猛直前而不靡故曰
兵無選鋒者北今四方召募多乞丐傭流或
公府坐派計藉則有轉盼則逃未見摧鋒陷
陣徒聞殺擄搶奪雖百萬何益益其氣不揚

而律不閑也若鋒兵之選擇募卒之訓練誠
兩得之且計今中外用兵非增添數萬人不
可若募近畿以備不虞則慮有里甲之費調
土可以資犷悍則恐有道途之騷大都事無
全利亦無全害患未至而爲之則爲輕動患
已至而爲之則又無及與其臨渴掘井孰若
未雨徹桑此二議者願

皇上速勅當事酌行之可也廼將尤亟焉將者三
軍司命必深于謀精于術敢于戰而後可以

主張三軍今率以廢弁及見任者克之恐夙
將氣盈于富貴廢閑力倦于馳驅孰與使新
進老成並用也迺選將亦有三要韜鈴熟諳
廉勇着聞當大敵而神閑總羣材以善用此
大將之任也亟收之又有精天文風角之占
窺太乙奇門之秘神出鬼沒陰闢陽開此軍
師之任也亟收之顧二者世不多得此外惟
取扛鼎穿揚不以談孫吳而先膽力但欲塞
旗超距不以攻文墨而泥資格誠得良將統

精兵又以紀律閑之卽鞭撻四夷可也

一議理財之道自古師行糧從今師有加而餉

無措計臣心苦矣臣子萬不得已而請內帑

此困極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之情也倘蒙

皇上俯俞濟一時之急實望外之惠也後此將安

繼哉緩之時日則西江無救于涸鯁取之零

星則鄧林不供于野火計不得不變而通之

試觀今之天怒地震物怪人妖白氣亘空城

環赤水何者爲常而猶拘執不變也諸臣有

言留都鑄錢京東水利者有言陝西羊絨蘇
松杭織造江西磁器當盡改爲折色者有言
冗官當裁冗費當減詳查開納事例者未易
縷陳總之當審時度勢以濟時艱是在計臣
熟籌以請悉心以詢也昔管仲霸齊計然強
越劉晏興唐皆以偏霸之餘從殘破之後猶
能使公私兼濟軍國充盈豈今天下無可生
之財乎無善理財之佐乎若不講于生財之
道又不謀于理財之人徒日攢眉蹙額爲持

鉢狀恐言利小人交通貂璫乘機煽惑將磨
牙之虎擇人而食伏莽之戎遍地爲害矣

皇一昭勸懲之法職聞行師者用命賞于朝不用
命戮于社東征歿事諸臣若劉綎杜松潘宗
顏等業蒙命優卹矣若姚國輔竇永澄劉招
孫叅遊而下至延寧甘固之精卒川陝江浙
之銳士皆馳萬里之勞歷三冬之苦一旦肝
腦塗地誰爲招魂而啟釁之庸撫畏避之懦
將徧懷之經臣猶使覲顏于世何政令之爲

也城濮之役楚殺子玉鄢陵之役楚殺子反
故再世而強彼偏霸之國猶知有法况

聖明在上乎今到任一日之王文昇已斬而開元
不守不問是以文武異法也殺一人之浙兵
擬辟而土兵盡逃不問是以楚越異法也伏
望

皇上下奮神斷速查東征歿事諸人槩從厚恤若
孟浪失事諸臣速正典刑以爲辱國覆師之
戒庶褒一而千萬人勸誅一而千萬人懲矣

一安內地之民自古國家長治不亂皆賴德澤
以濡之法度以整之雖外有邊患而內無逆
萌根本培則枝葉之疴易瘳也

皇上初年勵精圖治惠養元元天下晏然清寧矣
自礦稅四起而海內囂然喪其生樂之心自
靜攝多年而法紀蕩然莫適道揆之主今將
士殞于疆場糧餉疲于轉運丁已逃而懲愈
迫民已窮而賦愈急語稱勞民易亂昔秦逐
匈奴而陳勝吳廣發于閭左隨征高麗而楊

玄感李密起于洛陽殷鑒不遠禍亂昭然况
今燕趙齊魯同告災荒秦晉川湖同苦徵調
而援兵所過騷動惡少巨猾聞警思逞白蓮
紅封跨州連郡妄希大事者不可勝誅也當
此邊方擾攘萬一草澤奸雄乘釁而起一夫

皇上大呼四方響應

皇上即欲高拱深宮能晏然已乎伏願下罪已之
詔霈更始之仁盡撤中使與民休息
嚴勅省直撫按諸臣極力撫循多方賑恤援兵經

過必體其跋涉之勞饑渴之困速速爲應付
勿使藉口以擾吾民至地方但有奸人卽期
撲滅斯內地安而我猶得以全力制奴酋也
一審議論之宜昔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寡後人
嗤之職謂議論何患多國家有事正欲集思
廣益博採詢謀以佐廟堂之缺獨患盈庭之
言無敢執其咎耳軍國重事毫釐千里故計
有偏全着有先後治有標本時有緩急伏乞
皇上于羣臣章疏無槩停寢卽發閣部九卿科道

從公商確言求實效無取虛談功欲立成無從迂慢更望

聖明裁以睿斷則羣言自稟折衷矣至諸臣論事當此軍興勢迫更宜各秉公心盡捐私意謀猷相濟何妨面質之訂意見偶岐當諒生平之素言脫于口須知人洞肺肝智蓋乎時寧謂史無褒貶老成已見彫謝兩賢可復相厄世道方慶和衷聚訟自宜永杜天日昭昭在上勿因世變而傾正人

祖宗默默有靈勿藉時艱而植私黨偏執自用殃
且及身深險立心禍當誤國匈奴未滅安問
身家君父有憂敢惜頂踵齊力挽乾坤氣運
人定自能勝天同心扶社稷蒼生內安斯可
攘外庶羣策集羣力舉指日馘奴酋父子在
此師克貴和之一言也自有奴難以來諸臣
披心苦口仰祈

聖鑒者多矣何俟職言而職猶掇拾以瀆者誠見
夷情孔棘國步傾危災異頻仍人心渙散若

不蚤圖必至潰敗莫救職微謹罄血誠伏懇
皇上垂察尤願諸臣黽勉罄竭無徒諉之

聖明付之氣數也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敬陳防夷十要仰備
聖明採擇以佐

廟議以固封疆事自遼東急而兵戰有玄黃之鬪
無黑白之分然朝廷之事在廷之臣言之職
不敢出位以招嫌封疆之事封疆之臣言之
職不敢緘默以釀禍齊遼接壤戍于遼者待

食于東省官于遼者帶銜于東省休戚相關
安危相倚遼之事卽職之事也職不爲迂說
傷煩亦不爲套言了事運官傳來遼報更密
于京邸職有慨于中久矣謹摘陳十要頗關
肯綮者冒昧上聞乞

皇上一垂聽焉

一曰嚴海禁職見經略熊廷弼疏云營兵逃者
以百計五六十萬兵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
孫吳軍令亦難禁止又民心無仇賊之義瀆

陽已逃盡遼陽先逃者不復返見在者不能
保其不逃夫遼陽非四達之途也山海關爲
咽喉守關而逃者安能飛渡然則軍兵之逃
將安之耶逃于海者自海禁弛遼人無固守
之志兵不肯守而募土兵土兵又不能守而
召各路之客兵土兵豈不畏死賊至而不肯
相搏以瀋陽爲死路以山海爲生門開此徑
竇足以亡遼矣然海禁由開者以通糴也今
齊淮諸商望遼則覓搖神蕩而遼人之望齊

誰不脛而思走哉然則弛海禁祗便遼人之
逃何濟于遼查往疏亦止云暫弛不許夾帶
私貨以杜通夷之竇豈部臣亦預占其不便
耶南宋嚴禁開廣浙淮海泊商販慮爲金人
鄉導在昔已然及今禁之職猶云晚矣

二曰緊盤詰海禁嚴矣曷云盤詰他船可禁也
運船不可禁也職自入境嚴檄登萊運船不
許夾帶凡回空一一查覈然與其盤于抵岸
之時莫若盤于下船之日運軍得錢何人不

可攜帶何船不可裝載一登舟開洋島可藏也朝鮮可往也江淮浙直閩廣可通也何必登萊此船不往有他船接迎何必登萊之運船藏于島則爲盜入于內地則爲姦細散于江淮等處則爲逋逃之民奴酋之耳目遍于海外心腹布于域中可來可往孰禁孰止八月間兵部疏已有出關軍士從山東海船逃散等語然則金復海蓋之間定當嚴飭監司于運船回空開洋出海之際查驗腰牌面貌

放行倍加緊切有夾帶一人南行者坐以重罪則遼人有守土之志客兵漸消逃散之心而奴酋不得縱姦細以窺內地矣

三曰守金蓋蓋今之策遼者謂遼陽宿重兵分布已定可扼吭而拊其背矣獨不觀項王之守雍丘乎雍丘守而漢不能東項王以爲可高枕臥也孰知淮陰侯信走故道襲雍而章邯董翳司馬欣之師皆潰三秦傳檄而定今奴酋之距金復海蓋明明有正路非若故道

之爲紆徑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襲海蓋則遼人必不能兩顧又如以重兵攻海蓋遼師自顧其積聚不得不發兵以救援兵出而彼以輕師掩襲于途遼兵畏奴如羣羊遇虎勢必奔竄遼師潰而金蓋與之俱潰矣奴兵每入犯不能齎三日糧故食盡則奔到處搶掠貨盡則奔今以四衛之沃饒踞我如山之積此處可久駐以窺朝鮮躡登萊絕糧道遼兵餒而逃遼陽非我有矣說者曰遼

陽守則奴酋內顧其巢穴不敢深入也夫奴
豈必傾國而傾巢穴耶以數萬人守而一二
萬人攻之足矣且遼陽亦僅能自守而非出
戰之兵也如可出兵傾其巢經臣必爲恢復
開原鐵嶺守瀋陽之計矣今金蓋雖添設道
將調戍兵馬不知道將何時可到兵馬何時
可集賊來風雨寅不待辰似應

嚴勅經撫二臣就近分撥截其來路防其奄至多
樹兵以爲犄角添設備以爲應援全金蓋卽

以全遼陽數十萬人之命亦以保登萊天津
數十萬鍾之粟勿謂遼陽爲獨重而視金蓋
爲緩圖也

四曰固山東遼待食于東省東省安則遼安東
省足則遼飽矧登萊爲江淮浙直咽喉而清
德爲水陸舟車孔道扼要路則可以保障東
南列營屯則可以應援西北今括枯地之毛
以供海運又竭窮民之骨以益新編兼海內
諸艱駢集之勞當諸路紛至沓來之苦夫遼

陽與山左非有星淵之隔也攷之綱目建隆
中女真嘗自其國泛海至登州賣馬漢人馬
植馬政高藥師呼渡自登州由海道通金人
金人遣使入宋不絕後使李善慶泛海至登
約宋攻遼故道甚習蓋一城而以新招九千
兵守山東之百十餘城散如着面之黑子浮
如滄海之一粟然兵雖撥兵船器械于何辦
盈甲于何造兵以實數加添餉以虛名相應
如乞食貧兒猶持空鉢一日無糧兵不可聚

職安得有點金之術耶再照旅順爲添兵一
萬以保障登萊護持運道之計查旅順一小
壘恐不能容萬人虜如截糧道則直抵海州
從海州直抵皇城島不必遶由旅順虜如乘
風而犯登萊旅順之兵不能救援且虜之患
金蓋也從陸而水兵在船有難援應旅順汎
地正及皇城島五百里之內未能護持運道
登萊形勢蜿蜒海中面面皆海須得水兵防
禦今水兵調發遼陽而新募之兵皆陸兵非

水兵也合無將旅順萬人分其半以泊登萊
與旅順互相會哨再得智略著聞謀勇兼擅
如福建叅將沈有容者帶領閩中水兵于登
萊防守又擇健而能鬪如周家橋把總金冠
者練兵于王徐塞防守則長鯨不敢跳躍聲
勢遙連金盖而山遼自可恃以無恐矣

五曰餌西虜中國攻夷則我弱彼強偶拙而我
當其害以虜攻夷則地醜力齊彼損而我受
其益故我激之使怒兩斃而收卞莊之功或

挑之使爭相持而收漁人之利今建夷滅北
關而犬羊起狐兔之悲腥羶抱寇仇之憤東
激抄巴西結虎慙使之攻殺策之最上不待
智者而知也邇聞黃台吉差通夷代叩願自
將精兵六七萬再起達兵十三萬與中國出
力誓盟擒賊我不能犒勞聽其與建酋相通
奴與虜和而遼之患滋深矣夫開鐵破而遼
陽虛乃賊不卽攻者非真懼我之威也北關
雖平衆心未附能制金白之命而不能結西

虜之懼恐強胡之議其後也而不知今以開
鐵擄掠之財厭虜部貪饕之慾取之中國者
還結黨以攻中國彼無亡矢遺鏃之資而有
同類呼朋之勢始投我而我不收棄之以資
敵欲殺彼而彼反納迫之以操戈坐失事機
害將益熾竊恐河東棄地盡爲羣胡秣馬之
場門前之虎方驅門後之狼復進興言及此
真堪太息國家雖空乏何有于數十萬之費
有如夷虜交訐將來所費十倍于此可不及

時聯屬諸虜歸我戎索以從撫臣之請哉

六日保朝鮮金盖一道直透正南與蘇常相對
欲犯登萊天津由朝鮮爲最便夾護

神京亘此一國于江洋大海之間其在建夷則
門庭之敵國也往金人入犯必先結高麗高
宗卽位慮高麗與金人通命迪功卽胡禮使
高麗以間之又令浙東總督楊應誠諭高麗
王楷之不受詔歲朝賀于金金使每至必書
其爲南北所重如此今朝鮮以一萬三千人

死敵而我僅以萬金卹之以數錢之銀易一人之命我之恩未能使之懷而奴之威反能使之惕建酋懼朝鮮爲腹心之患必稱兵以去其所忌恐金白旣亡之後卽及朝鮮我不能畢力以固其存而且嫁禍以速其亡萬一朝鮮轉入于建酋則登萊失一面藩籬而江浙直添三面敵國此其所關中國安危甚鉅須持危定傾多方存恤練舟師于鴨綠可遏烏龍新造之戰艦演士馬于玄兔可備王京

不時之寇患保朝鮮卽保我封疆旣不失同
患相憐之誼又不失以大字小之仁在朝鮮
必感恩圖奮奴亦不敢長驅以忘內顧矣

七曰先激勸自奴勢披猖而遼左摧城棄地損
將隕師國朝二百年未有勁敵彼東倭西播
有此屠戮敗亾之慘乎曩議復朝鮮者封伯
爵賞萬金滅奴者當議封侯之賞而僅僅拘
泥常格彼李成梁何以封伯而不以賞成梁
者賞滅奴之人也都督劉綎之赴援也職任

江西布政力爲促行家丁無糧括帑以贍之
在途乏食又解銀以給之乃千百壯士以隨
行僅一二孤嫠以返舍身塗草莽悵馬革之
何存血染黃沙飽狐狸以充腹當其深入也
破奴數寨見中國猶有人及其身歿也川兵
二萬獨當關而可恃忠勇如斯勞勩如斯尚
靳半通之綸未聞萬戶之賚無信賞信罰之
成規釀可逃可降之敗局何以慰九原而拭
三軍涕淚乎職屬都司周義原非海上練兵

之官以義切急公勉之使赴委領登州水兵
出關應援清河失陷人民一空獨賀世賢周
義徐九思三人死守本官殊非畏縮者寬奠
喪師以原奉將令札營搜山護糧不卽應致
被查叅未聞部覆革職今竟以新官補缺俸
廩旣難重給公署未免那移行者如在途之
馬望萬里以奔馳居者爲失巢之鳥繞三匝
而無托夫廢官尚圖陞官見任忽爲原任職
憐其妻子啼饑安得無一言爲義剖明出處也

八曰恤軍士客兵與土兵不同客兵者撇妻子
離鄉井非應募則召選來者也計歲月而懷
歸望天涯而念別人情乎我必如家人父子
聯爲一體而後可以結其心亦必衣食豐盈
勝于故鄉而後可以用其力今也靡室靡家
載饑載渴朔風凜冽九月誰爲授衣異域淒
涼兩歲不聞家計進則強奴之暴畏犯退則
上方之劔必加于是開鐵成髑骷之塚遼陽
分人鬼之關乃漠漠悠悠誰爲顧恤西兵抵

通尚爲露處征夫枵腹徒令餐風且新兵之
餉儉于東地之糧誰肯辭本鄉有餘就他鄉
不足饑則思逃恐東方狗鼠滋煩極則思變
若涇原菜餒可鑒職不暇憂夷虜而深憂禦
夷虜之兵當事者勿以職言爲孟浪也

九曰廣官僚昔播酋楊應龍肆惡一州堅距海
龍回一自守之虜耳乃官軍分爲八路督撫
設有四員監軍督餉紀功司道一十六員監
紀府州縣官十員兵馬三十萬而會計川湖

貴費止三百三十八萬七千餘兩何兵多而
費省耶上之有督撫監臨次之有司道稽覈
下之有府州縣經管官多則各持其柄而無
所營私人聚則各效其竒而可以奏捷遼陽
用兵支餉紀罪覈功兩院不得不委司道司
道不得不轉行府佐此二三同知通判推官
又多科貢出身限于資格賢者不得盡展其
才不肖者或因之爲利由是錢糧積而收納
不能如期軍民竄而沿海不能偵察委多金

于泥沙滄海有尾閭之洩暴白骨于原野沙
場有夜啼之鬼向使遼左不設撫臣則河西
之地亦俱化而爲夷今東隅雖成跌宕西路
尚保封疆則設官之明驗也至于天津一路
爲畿輔門庭亦宜添設重臣握兵北衛

神京東捍旅順布置密而後可遏乘虛之寇山
遼兵勢亦相聯屬矣

十曰防冬令防倭以春防虜以秋今云防冬者
何也因南人畏寒北人喜煖今冰雪將凝人

以爲虜怯冷也凍滑而馬不能行也夫然則部印可封也兵防可追也孰知倭虜入犯以時而建酋入犯無時先臣馬文昇疏云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屯兵三路以備外侮竊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海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人馬可行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未聞冰結之時虜兵不犯再查宣和七年十二月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北邊諸郡皆陷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京師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冲兵盡潰壬子攻通津宣化門十二月閣門祗候侯章齎書詔盡發河北兵建炎二年正月金人犯東京三年十一月兀术入建康其在東省金人徇青淄粘木喝取濮水陷德州撻懶侵濟南皆以十二月窩黑陷濰青皆以正月總之寇強方張須切震隣之懼四時叵測皆非豫樂之時今賊來洵洵手足便見張皇賊去嬉嬉上下同耽燕逸

宗
洞觀往來可不念清河撫順開鐵之危而忌
臥薪嘗膽之憾哉茲十款者或爲諸臣所已
言職申言之以保其萬全或爲諸臣所未言
職誦言之以鳴其一得言出傷時論多觸忌
然職爲國爲地方身且不顧又何知職罪職
者之爲介介也至于閣臣叩閣

天聽轉遙司農仰屋軍興罔濟言官落落蹇諤無
以效其忠卿貳寥寥官守多至曠其職營衛
向來未練富民幾致一空埒國事如弁髦視

邊儻如兒戲儻明知其要而莫之果行時事
將安所底止哉伏惟

嚴勅所司設誠而力行之疆場幸甚

○兵部職方司署員外郎事車朴謹奏爲勢危事
急切骨痛心敬披葵藿之微忱仰佐廟堂之
末議懇乞

聖明採納狂瞽銳意營精集大小臣工共圖安攘
大計以保

宗社事茲東事決裂京都戒嚴臣待罪職方與聞

軍旅當危急存亡之秋義激于中不容默默
夫逆奴本易與也坐此前過于玩忽彼日日
圖謀我日日懈弛釀成鴛鴦一旦橫發暴決
遂至于不可制所謂信挑蟲而不知其爲大

皇上鳥蓋中國本尊也

皇上故自貶損屑越之而使卑本大也故自湫溢
局促之而使小本強也故自消沮靡漫之而
使弱本富也故自困窮匱竭之而使貧事體
且有頭緒可柰拂戾狼藉使人心志亂營而

竟歸于叢挫時日本自從容無端束縛禁持
使人手足莫措而不整頓其本源比及末流
散漫然後費力收拾不綢繆于先事直待大
勢潰決然後加意彌縫今日政事大都若此
皇上自以為此可顛倒一世駕馭人羣矣不知無
窮之害不可備述計將盡而不賦其為大

皇上還自受之今既不收拾彌縫奈何猶需待一
意不為亡羊補牢之計也夫以海溼鯨鯢跳
梁見怪一出而禍中于撫順再出而中開原

三出而中鐵嶺瀋陽空壘北關撤藩遼城孤
立若懸絲纍碁破竹在數節之後可不倍固
其緘滕茲復謀據鎮江絕屬國貢道趨登萊
斷京都咽喉矣或謂嘉靖庚戌虜直抵大明
門無足爲慮者此左右近習誤

陛下之言也彼盖一時豕突獸奔旋即引去曾敢
去而復來至再至三如今日否一時大臣乘
鄣有十三四員勤王之師不召而至城下者
十四五萬不知今日有警能若是否虜去後

世廟極以爲恥擬大舉出塞沿邊屯駐兵糧尋築
南面新城亦不知今日能若是否且嘉靖末
虜又嘗陷石州矣蠢爾無謀止圖深入所過
焚戮不圖歸路無資以馬爲糧及應援四集
跟蹌徒步復值大雨郎襠割去下半多道死
者屯出口外十存三四哭聲震天我招撫殘
破不失舊疆若今日遼左與疇昔大不相同
虜志不在搶掠克一城我卽失一城有如遼
陽不守則關以東盡爲建酋巢穴犬羊腥羶

逼近京陵自家臥榻邊容他人鼾睡西攻山
海南渡登萊北出薊鎮無不可此得隴望蜀
人情苦不自足之常矧犬羊叵測其欲無厭
肯偃然不西向乎奴酋仍是竊懼畿輔復爲
遼左然遼左民尤土著軍尤經戰茲京營數
十萬盡市井傭販之流聞虜色戰股慄詎堪
驅之行陣居人五方雜處其中亾命惡少不
知其幾一旦虜薄城下死者死逃者逃降者
降外有強敵內有厚藏反覆攜貳之徒睥睨

窺伺乘機取事未暇外防先虞中潰

陛下試一思之可寒心否儻豺虎衡行禁旅失御

皇上雖動大震懼恐勤勞

聖躬者不止御殿御門雖高枕靜攝恐煩聒

聖聽者不止法家拂士雖欲持籌而請發內帑者

不及伏闕補瀆嗚呼此豈臣子所忍言哉儻

欲易危爲安豈可盡謂無策蓋戰守相資忘

戰不可以語守非守不可以言戰經常與權

宜並用非權宜則經常有時而窮非經常則

權宜終不足恃兵與其招募于遠方不若搜
括于近地法與其條陳乎新令不若謀求乎
舊章以我之所短當虜之所長不若用我之
所長制虜之所短以我攻夷則用力多而成
功難不若以夷攻夷則用力少而取事易總
之無甚高論皆諸臣所已言稍稍搭附臆見
期于設誠而致行其致要則在我

皇上時御文華殿召文武大小臣工面議戰守機
宜使人人得覩

聖顏聆天語衆心一轉神氣倍張由是偷惰可更
積習可破因循苟且之陋規卽變爲精明赫
濯之氣象矣謹列爲八條惟

聖明俯垂聽焉

一曰火器中國長技可恃以制夷狄者無如火
器其在今日欲以寡敵衆尤必以火器爲第
一蓋虜之所長者惟是健卒輕騎短兵勁弩
疾驅而來若飄風驟雨鋒莫可當而我以饑
疲之士迎之千萬生靈祇以供彼魚肉豈不

痛哉惟有多蓄火器若佛郎機神鎗三眼百子鳥銃等無所不備一遇虜至萬砲齊發遠者一二里近者百十步鉛子之所炸擊烟火之所燒逮人遇之披靡馬遇之辟易則彼之長悉無所施待其狼狽僵仆自相踐踏然後出吾銳卒由兩腋以擊之如猛風捲箨是彼衆固無所用而我之用兵亦何必多哉

二曰車戰八陣之法昉于井田古者田賦出兵皆以車爲準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卿大夫百

乘步卒隨車而動此正兵也緩急之間覘便
取捷時而用馬謂之奇兵奇以濟正之所不
及詎可以奇而廢正乎今擬造車若干輛上
施幔頂前用遮版上開孔盡置鎗刀火器左
右飛輪輪外布刃車中裝載火器附餘人在
車內推輓轉輪每一車營兵五十或三十人
既不多易爲供應衣糧器具另以輜車載之
卒遇敵則人有所恃以無恐神閑氣定應之
有餘且尤利於火器凡火器遠則不中近則

人畏縮而不敢前若點從車中疾徐在我百發百中進則貫魚布則長蛇晝則樵蘇而爨士皆飽夜則團結而營上下皆安寢不苦蒙犯霜露大砲齊舉前者方發後者復繼更番疊用相續不絕敵攻其前則應之前攻其左則左者旋而向左攻其右則右者旋而向右攻其後則兩端轉而合圍札住不動四面應之若鏖戰時久彼衆未散我一面難開則以別營策應內外夾攻計彼軍單薄我兩營相

近火器暫止各出精銳經紀合爲一營但須
擇素曉陣法慣用火器之人練習閑熟使轉
折便利分合疾徐無不如意又須防其坑塹
以地錐居前彼進則我止彼止則我進其止
如山其進如行運有脚之城策不秣之馬驅
不老之師彼雖衆其柰我何以此橫行匈奴
中可也何恢復之足云

三曰募兵語有之兵在精不在多今日出募兵
相屬于道路有應者有不盡應者臣非敢深

言其非第恐其滋擾而卒無裨于實用也求
之邊鎮則危塞不可以重單求之中原則市
人有難于驅戰卽懸厚值以募之恐其愛賞
之心不勝其愛生之心矧以豚肩斗酒求滿
篝而滿車乎招之不應則勢不得不強彼將
曰業賸我之殘膏于枯骨又欲暴我之枯骨
于沙場積怒眴眴及迫之以行若牽牛羊而
就屠肆死生此倘重以勤勞饑渴之感豈復
有鬪志哉終拚一死勢不得不捨掠以苟活

須臾甚有不可言者寬之則無軍法而所在
騷擾嚴之又非人情或瞑目語難兼烏合蟻
聚統之以素不相習之人將不知兵兵不知
將將雖能且不易使其帖然馴擾况未必能
乎至于徵兵土司主事楊嗣昌極言其患臣
不知土司情形惟斷以理而稽之往事似爲
不可周幽王時申侯以犬戎攻宗周旣入內
地遂不可驅除卒至豐鎬墟而周轍東魏分
南匈奴爲五部號左賢王晉于鮮卑羌胡降

者多處之內地已而五胡雲擾濁亂中華百
十年不見天日此用夷狄之驗也土司雖錯
處中國終屬夷性與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
大槩獷悍殘忍日事仇殺恐招之未必來來
未必可用而或勝與否驅之又未必卽去開
門揖盜虎入羊羣內地受害必多是復增數
奴酋矣無乃非計乎以臣計之不若止索之
畿內材官騎士精銳夙稱河北燕趙自古多
感慨悲歌之士屠狗擊筑皆出燕市拊髀興

思惟在鉅鹿他若張車騎趙當陽皆燕趙產也且門庭之寇剝膚之災其保護信急況今京師輦轂抱竒之士多投跡焉及兩科所不能盡收者瑰偉智勇尚亦有人第築燕昭之臺必有應者若總得一二萬人以三人之食一人以三馬之食食一馬隸之車營資以火器真可以一當十岳飛以八百騎破兀朮五十萬則兵豈在多哉所謂召募于遠方不若蒐拔于近地者此也

四曰修祖制

本朝令甲斟酌前代誠聖子神孫所當世守爲
家法者也若今日所苦者非兵餉尺籍可按
舊額可覈主者豈能溺職良以數弊府奸沿
襲日久牢不可破動輒掣肘遂成沉疴無可
柰何耳試問春而開操秋而停操所練者何
事今日過洪明日過淮所輸者何物布花胖
襖甲胄弓刀不時解到驗收者驗收給散者
給散此皆何爲者乃稱無餉哉謂宜于兵見

書通考卷之三十三
五十八
操者時汰其老弱頂替者實收之行伍其有不願與久缺者另爲之勾補召募于餉則簽解者之冒破作何禁止包攬者之侵漁作何稽查影射之關作何清覈此又得

皇上臨御面召羣臣逐一詢問太阿在手誰敢支吾一日而數十萬之兵數百萬之餉可立致矣豈至促襟露肘束手無策哉至于屯田一事在今日尤宜亟講膏腴霸占于勢豪子粒乾沒于猾弁往歲宣大按臣曾一清理業有

頭緒恐其去後復漸積混淆若由一時以垂
久遠由一處以及各邊人授以田給之牛種
各農講武畚鍤雨渠之利成歲省金錢無算
豈憂不足耶頃有林下縉紳建議欲于邊境
遼闊之地盡畫井田溝途封植縱橫錯沓一
以見先王之法制可行于今日一以阻戎馬
之長驅其策甚竒而可行或者以爲西江之
水不救目前臨渴鑿井爲計亦晚不知七年
之病求三年之艾猶或有及井田猶須歲月

屯田則一二年便享其利何遷緩之有如必
以爲迂遠取切近者爲之則十室九空庫藏
如掃恐發內帑之外別無他策如

皇上愛財貨不愛社稷何所謂條陳乎新會不若
謀求乎舊章者此也

五曰樹外援所謂以夷攻夷者亦就彼比鄰近
便勢可以相及用計挑之使其互相攻擊以
紓我患害非驕此以加彼也朝鮮禮義之邦
北關忠順之部雖屬國屬夷有辨其親附尊

戴于我則同卽至今日心猶無他惟是傷弓
之鳥畏奴之強觀望不敢前如我兵威日振
而可恃則其輸誠效順必無異于往時今北
關破矣與其朝鮮之損將覆軍皆由于我我
亦安得而負之矧尤欲收之爲我用也謂宜
下詔慰勞朝鮮于死事官兵破格優恤庶天
朝不失信義于小邦可以堅其拱翼心令其
整飭兵戎相機而動金白二酋傳聞尚在卽
不然亦必訪求其支派子遺處之近邊內地

書選石書 卷之三十三
多方培植漸次收拾殘破爲報復計待其稍
能自立仍令移駐故地作我外藩蓋自宰賽
父子被執煖抄二酋殊爲不平亦畏奴之強
蓄縮未敢動虎酋之孫以婁家被禍欲修郅
于奴此皆有可乘之機今當以唇齒狐兔之
義動煖抄二酋令整備部落共復北關而以
東方爲事復往說虎酋曰爾擁衆二十萬雄
長東北諸夷素爲奴酋所畏服奴酋受朝廷
厚恩一旦逆天不道跳梁若此且其浪子野

心前併吞南關今復執宰賽挾煖炒滅北關
盛強業與爾相軋爾已不能獨擅其尊矣彼
未叛中國之先與北關講老女親事每傳帖
內地必詆斥爾爲臊達子目中已無爾部北
關非爾婚姻乎敢肆爲虐賊無所顧忌此其
端已見矣而猶謬爲恭順于爾者其力尚有
所不能且方與天朝構難恐爾之議其後耳
藉令得志于遼左勢且益增彼敢于叛天朝
何難于叛爾敢于蠶食諸夷亦何愛于爾而

不以處宰賽南北關者及于爾乎爾一世英雄甘屈于奴爲天下後世笑何也爾每求增賞所爭幾何若能協力夾攻以滅逆奴分統其地則前日建州之賞更增加以與爾降勅鑄印爵之以上將軍內持和好外擅貂參之利安富尊榮豈不鐵中錚錚毅然大丈夫哉不然養虎遺患悔無及矣虎酋若聽斯言而攻其外我攻其內朝鮮與煖炒各乘其敝制之則奴賊腹背受敵首尾不能救應儻亦罪

惡貫盈值天亾之時乎

六曰用反間蓋兵詭道也用兵者必離敵所親
除我所忌所謂多間諜是已叛將李永芳佟
養牲皆中國而入于夷爲之出死力作鄉導
戕將折軍攻陷城堡多出其謀近聞奴酋自
得志後深居稱朕驕恣酗淫此敗端也雖用
二叛慮有反覆關防甚密不使見面此疑端
也有此二端則我用間之日矣今宜以帖責
二賊曰朝廷何負于汝乃甘爲悖逆試看自

古亂臣賊子曾有一人善終者徒留萬世罵
名污青史人亦頗諒汝出于一時迫挾非其
本心何不悔前愆早去逆效順主上寬仁當
貸汝以不死更能擒殺奴酋以功贖罪厚賞
顯官亦不靳汝若執迷怙終彼奴酋豺狼梟
獍之雄殺戮無節其父兄子弟尚爾不顧爾
處孤危凶禍之地不知旦夕反面無情汝當
爲異域齏粉尚欲長保其富貴哉目今天朝
大集兵馬行撻伐且犁庭掃穴不知汝之死

所悔豈有及乎彼卽不聽斯語亦未免踟躕
徊還奴聞之又生疑心復詐爲二賊已受約
許爲內應而我與之書期日舉事令速圖奴
酋募死士或蠟書作誤投其部下須自臨期
設數處疑兵于近邊往來出沒若有所待者
然奴酋偵得其狀其疑愈深猜忌旣生漸成
仇隙自不相容二賊不能殺奴囚奴囚亦必
殺二賊矣豈不爲快心便計也

七曰明賞罰議者謂方今大患在法令不行綱

紀不正若人病痿痺手足支離而不爲用是固然矣豈遂以一切督責之術行之耶賞罰二事王者勵世磨鈍之大權賞誠懸則人有所豔慕而必從罰誠立則人有所畏憚而不敢不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聳動鼓舞精神百倍加之嚴法以惕其心則赴湯蹈火無不可者此必勝之道也苟勇于議罰而怯于行賞彼未見可欲者誘之于前徒見可懼者迫之于後將自索然而萎甚至不堪恐同舟

之敵入室之戈在眉睫肘腋間其禍可勝道哉或謂厚賞于方今困乏之日言何容易然非欲求之額外也第于應得衣糧不致減削令充然有餘其中挑選精銳以所汰不堪者之糈加厚焉其新獲功級業如定格將帥與士卒同甘苦時時體悉慰勞有不感恩圖報者否也至陞授爵秩異等處以不次此何費國家之財抑非輕名器也名器原以待有功自當無所愛于豪傑之流耳若屯膏各賞印

劄忍弗能予使人灰心解體何以濟天下事
哉此亦不獨軍前爲然願

皇上深思之也

八曰權戰守凡臣所言火器戰車之數悉爲戰
而設然亦非欲輕舉躁動與奴爭一旦之功
也要須酌時勢乘事機而爲之所謂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越句踐之謀吳也十年
生聚十年教練二十年臥薪嘗膽然後可以
舉強吳先零爲漢患趙充國請備之曰無如

老臣及其至彼作用亦惟策屯田便宜椎牛饗士人人思戰而不遽許卒坐困先零制其命此老成之石畫也茲欲東向以謀奴當審彼已之情形察諸夷之向背若虎墩煖炒各酋聽我約束則急擊勿失如或未然姑退保遼陽其于遼人結之以恩信鼓之以忠義動之以鄉井坵壠之當保弔死扶傷問疾賑窘挾纊投醪蓄精養銳日者奴時以剽騎入而嘗我擾我因以老我間以銳師深入大入大

利小入小利茲知我有備按兵不出却以餘
力搗北關且欲以北關之故智施于朝鮮朝
鮮關繫甚大非北關之比大兵久駐于彼費
餉且不支我一檄兵出援彼必復來漸次蠶
食彼反若得其窾惟當簡驍健用之火器戰
車之間避其來銳擊其惰歸聞開鐵諸城輒
止一層瑕而不堅是以下之甚易賊亦棄而
不守宜乘此虜未遽入師衆大集用其力速
爲修理下半以石上用磚數層若戚將軍所

修薊鎮城深濬地塹金湯屹立屯宿重兵招
撫離散使復故業務屯種畫井田本地所出
即可養軍一處修完復修一處漸及于各城
堡久之皆成屯地不第一方而已惟是目前
所費須多方料理一勞永逸小害大利內地
充實屬國無恙永爲外藩然後連合虎墩煖
炒合部鼓行而東朝鮮南來策應擒奴賊叛
將斃其肉剝其心脯其肝以祭我死事諸將
士以伸中國之氣洗當宁之羞諸將士死且

皇土
宗城

不朽可封目于地下矣尤願

陛下憫然興慚憤之念反而思堂堂

天朝當吾世而受小醜挫辱慨然與海內更始

定枚卜補大僚下考選留神邊事詰戎飭武

行且

宗社安若太山

皇上尊若上帝尺組可以繫南越長纓可以繫名

王區區狗馬朴忠退而把犁鋤永爲太平之

民老死林壑無遺憾有餘榮矣

三十三卷
終